

卷十一

念秧

表馬輝煌動說觀
客途萍聚夜時靈
囊金盡入他人囊
贏得便宜是僕夫



念秧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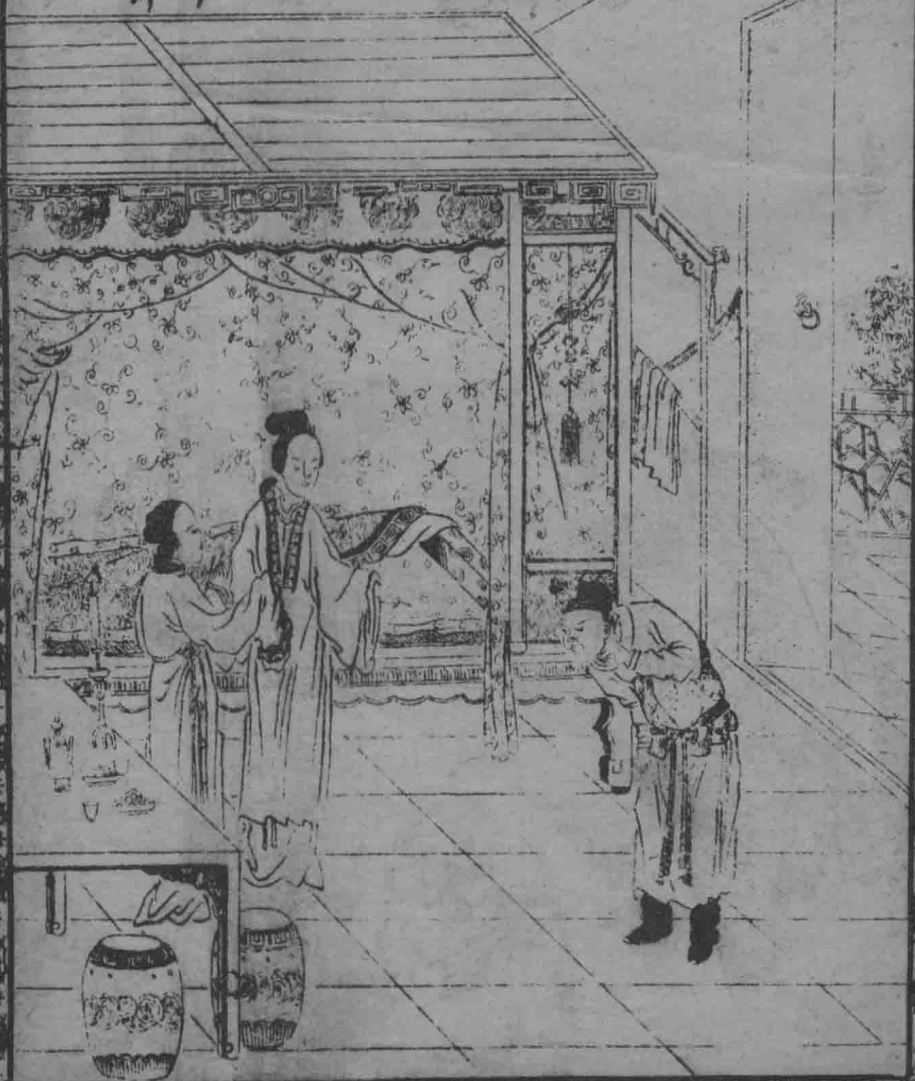
前車已覆後
車催局勢如
某未易持
不有同行
儒主僕
那能事
得蕭
人回



武孝廉

再造深恩一
旦忘夫夫未
免太無良若
論貧病當
年事薄倖
逾於李十郎

卷四



詳註柳齋志異圖詠

卷十五 閻王

閻王

創血殷然漬錦茵小
郎有語漫生瞋而今
勉誦姦斯句莫把金
鍼更度人

閻王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五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淄川 蒲松齡 雷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詒 校字

念秧

異史氏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無此今幸或有剽囊刺橐攫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

非鬼蜮之尤者耶今亦有之然但攫取小物耳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

悞認傾蓋之交遂羅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浸潤名曰念

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今或有之第爲害猶未甚烈余鄉王子巽者邑諸生有旋先生

在都爲旗籍太史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

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爲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

爲卑祇奉殷勤好奉承之人最易上當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

止候道左僕疑之因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慚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

秀才多好
高故先以
奉承試之

偶步門前。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謙若厮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汎汎適相值。不爲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曦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衛。年四十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分。眈寐欲墜。或先之。或後之。因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我清苑人。許姓。臨淄令高繁是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餽貽。今夜旅舍悞同念秧者宿。

明明道破使人不疑。今之挾此術以欺人者。到處皆然。何止念秧。

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夤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賺。昨有葭莩親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頷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溫涼兼詢其兄况。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僞。陰與主人謀。遲留不進。相失遂杳。翼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驪冠服秀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屈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歎歎。如不自勝。王畧致詰問。少年歎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爲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習跋涉。撲面塵沙。使人憊惱。因取紅巾拭面。歎咤不已。聽其語。操南

始而祇奉
投勤探之
也知彼戒
嚴矣因戒
以所使戒
者投之使
彼不疑而
且與我同
心戒之則
內應已伏
矣命後點
兵然將惑
其耳目亂
其心思或
前或後或
出或沒或
面埋伏首
尾相應若
臨大敵者
乎及其獲
動也曰是
役也功在
役庭

晉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牀，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携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携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爲許告。俄頃解囊出，貲堆累頗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殺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並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如此則王問江南闈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園。王因命僕代攝莖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况。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叫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爲兜，許不解，固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橐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爲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贏一東。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雛，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些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棲霞

初時設伏誘師一強味
用柔而僞強
代籌便逼
報而陳矣
我恐不勤
又復之已
而復之已
至得乃以情
愚之而爲
拔計以易爲
之計而後
明修棧道
暗度陳倉
去矣

隸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番語啁噓。首者言佟姓爲旗下邏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敍同籍。笑請復博爲戲。衆各復博。佟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佟遂搜王裝橐。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有贏得如千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我。不過暫掩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友。遂實取君償耶。王故長厚。亦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衆發王裝物。估入己橐。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襍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臥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嚙就僕。如此亦虧他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著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慙勤甚。至衾息鳴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卽起。促與早行。且云。君蹇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尙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驟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爲意。因以

而自其術於
圍僕其計
愈苦其特
矣與不可生
事固不察
可知也

人不能中
之軍師則
慮矣應足
曰乘其不
弗克攻吉
又曰億喪
貝子九
陵勿逐七
日得又曰
見豕負塗
載鬼一車
先張之弧
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

夜間所聞問僕僕實告之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
於圍僕者又轉念其談詞風雅中計非念秧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踪跡殊杳始
悟張許修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債易裝已伏一圍
賴之機設其携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爲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
僕發其事而以身交歡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

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爲狐吳遠遊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

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言勿須此行無不利至

涿一人繫馬坐煙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超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

姓提堂戶部將東歸猶是衣帽整潔之人特許而黃矣官親而提堂矣且喜同途不孤寂於是吳止亦止每共

食必代吳償直吳陽感而陰疑之明知其餌而私以問狐狐但言不妨吳疑乃釋吞之絕痛快

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爲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

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猶是嬌婉若女子之人特金而史矣蠻公子而中表弟矣亦文士

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

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弊罰黃強使醕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既而史與

時中書局校印

黃謀博賭共牽吳遂各出橐金爲質狐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叱吳諾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輒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囊垂罄議質其馬忽聞搗門聲甚厲吳急起投骰於火蒙被假臥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扇啓闕有數人洶洶入搜投博者史黃並言無有一人竟將吳被指爲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檢吳裝方不能與之撐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吳急出嗚呼衆始懼曳入之但求勿聲

轉令曳入而求勿聲妙

吳乃從容苞苴付主人鹵簿既遠衆乃

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橐置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啓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力周旋不料吳固偉男大爲鑿枘嘖呻殆不可任竊竊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漂杵矣乃釋令歸及明史慙不能起托言暴病

使彼有計而不能行妙

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爲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

鹵簿皆狐爲也黃於途益諂事吳暮復同舍斗室甚隘僅容一榻頗煖潔而吳狹之黃曰此臥兩人則隘君自臥則寬何妨食已徑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倏聞壁上小扉有指彈聲吳拔關探視一少女艷妝遽入自扃門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

問其爲於
其音之所
到者破之
更於其意
之所未意
者抉之彼
含沙者何
能開口

忽潛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

掩執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於君乞垂

拔救此則非狐之所能爲矣殆有天焉吳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

撻闔鼎沸但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謂汝爲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懼逼女令去聞

壁扉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潘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

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胡爲勸之妙極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

坐視兇暴一層不能死是實中賓如兩人中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一層不能逃是實中主如欲質之公

庭耶帷薄不修適以取辱一層不能質是主中賓且爾宿行旅明明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

一層不能禁女子不言是主中主三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閉即有秀

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攜有香醞遍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去秀

才牽裾苦不令去彼乘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窗窺之

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默不一言女

啼曰恨不如人爲人驅役賤務使女子自言妙極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

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秀才先叱罵之妙極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跽而請

吳亦啓戶出頓大怒詈秀才又勸止吳秀才又勸止吳更妙兩始和解女子又啼甯死不歸

時中書局校印

其言曰老
娘倒縹孩
兒吾以一
語贈之曰
賠了夫人
又折兵
此念稔可
云全軍覆
沒矣騎者
善隨人道
也即天道
也狐何力
之有焉

女子不
歸妙

內奔出嫗婢摔女令入女子臥地哭益哀摔之而臥地
哀哭更妙

秀才勸主人以重價

貨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縹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

固不肯破重貲吳固不肯妙秀才調停主客間秀才調停更妙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

動乃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休憩將行喚報兒不

知所往日已西斜尙無跡響頗懷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

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僮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

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索金而還
餘波亦趣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

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行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托病殂二

僮欲質官主人益懼賄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故吳即賜

之吳歸琴瑟綦篤家益富細詰女子囊美少即其夫蓋史即金也夫婦皆以身報
想是前世欠來

一櫛紬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與甚衆逆旅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

生所遇即王子巽連天叫苦之人不亦快哉古言騎者善墮信夫

吳以狐言而疑釋到處皆入港彼必曰是易與耳所以同尋寓所而少年先

在其中且直拉與共寓不似與王同寓之故作態也目示手語已知其惑故

謀賭亦較前真捷使負在吳則攫囊去耳宜負而乃勝破局者搜博者將被

謀賭亦較前真捷使負在吳則攫囊去耳宜負而乃勝破局者搜博者將被

者檢裝者亦將闐然散矣不有呵殿聲將誰訴乎計既不行不得已而爲苦肉之計又不得已而爲局陷之謀乃藐茲鳥道徒傷力士之椎隱矣仙源竟泛漁人之棹機已巧而愈拙事以假而成真餌之者垂芳以投吞之者脫鉤而去焉得行李之往來盡借此友朋殄斯鬼蜮

鬼蜮

見卷十

萍水相逢

見卷四

傾蓋

見卷四

喪資

易巽一斧

王子巽

有旋先生

名

字子木號息軒

淄川人戶部侍郎

永子順治甲申司農公殉青州之難公枚

血草疏上爲感動命將討賊補公鑾儀衛職旋改鑲藍旗拜他喇布勒哈番

香

葭苒親

見卷二

屈律店

在德州南見池

孫山

見卷一

牧圉

左傳僖二十八年不有行者

誰人

注牛日馬日

莖

豆

見卷十三

逆旅

見卷二

東道主

見卷二

呼盧

見卷二

五木訣

見卷六

梟雉

見卷二

排

闌

見卷二

叵測

見卷六

毛遂

見卷八

超乘

見卷五

中表

見卷二

治具

見卷一

無叱

見卷二

巧娘

錯囊

見卷八

局

見卷一

苞苴

唐書裴寬曰寬義不以汚家注

鹵簿

見卷一

鑿柄

見卷二

鼎沸

見卷一

見

三紅

帷薄不修

見卷九

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綳孩兒

倦遊錄宋苗振召試館職

調停

見卷二

促裝

見卷一

僖

見卷二

見

見

見

見

少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既而試澤宮選士賦

押韻有王字振曰普天之下莫非王途不中選晏曰苗君倒綳孩兒矣

調停

見卷二

促裝

見卷一

僖

見卷二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卷一勞

逆旋

見卷一

騎者善墮

古語善游者

溺善

墮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山道士

逆旋

見卷一

騎者善墮

古語善游者

溺善

墮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武孝廉

武孝廉石某囊貲赴都將求銓敘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臥舟中僕簞金亡

卿齊志星平土圖承

卷十五

武孝廉

五

時中書局校印

時中書局校印

時中書局校印

時中書局校印

時中書局校印

時中書局校印

時中書局校印

時中書局校印

時中書局校印

時中書局校印

時中書局校印

去石大恙病益加資糧斷絕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月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舟載石榜人悅扶石登女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粲麗神采猶都呻吟感謝婦臨審曰君夙有療根今魂魄已遊墟墓石聞之噉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能起死苟病瘳勿相忘石灑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卽榻供甘旨殷勤過於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癯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愜過望遂相燕好婦乃出藏金使入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都夤緣選得本省司閫餘金市鞍馬冠蓋赫奕因念婦臘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爲從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履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爲鄰婦知之詣問石况某以實對婦大罵因告以情某亦代爲不平慰解曰或署中務冗尙未暇遑乞修尺一書爲嫂寄之婦如其言某敬以達石石殊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之於旅舍託官署司賓者通姓氏石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詈聲釋杯凝聽則婦已褰簾入矣石大駭面色如土婦指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不薄卽欲置婢妾相謀何害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久之長跪自投詭辭乞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

謀使以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曰妹勿懼我非
悍妒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卽妹亦當不願有是郎遂爲王緬述本末王亦情
恨因與交詈石石不能自爲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未入也石戒閹人
無通至此怒閹人陰詰讓之閹人固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石疑之而不敢
問婦兩雖言笑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嫺婉不爭夕三餐後掩闥早眠並不問良
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但往朝如事姑嫜婦御下寬和有
體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綬合署沸騰屑屑還往無所爲計婦笑言勿憂竭
井可得石從之果得之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姓名然終不肯洩
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後使人睬聽之但聞牀上終夜作
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爲婦與王極相愛憐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婦與王飲不
覺過醉就臥席間化而爲狐王憐之覆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異石欲殺之
王曰卽狐何負於君一語如老吏斷獄石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蜮之行而豺
狼之心必不可可以久居曩所啖藥乞賜還也卽唾石面石覺森寒如澆冰水喉
中習習作癢嘔出則丸藥如故婦拾之忿然逕出追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
血嗽不止半歲而卒

異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書生或言其折節能下士語人如恐傷壯年殂謝士林悼之至聞其負狐婦一事則與李十郎何以少異

狐以四十餘歲之姿而自媒於三十餘歲之男子非禮也亦非耦也然亦以生死肉骨之恩誰無人心而不知感又不第此既生之且富貴之又安能以不肖之心待人逆料其既得安樂遂視之若弁髦哉石以魂遊墟墓煢煢無告之人感之哀之德之且至如母敬之資其藏金遂得司閭新昏燕爾忘所自來此實人情所不堪者婦雖排闥直入究竟遜位無爭乃並此三餐閒飯亦不能容而異類視之佩刀加之此則豺狼之心虺蜮之行不惟不可與久居並不可使之復留於人世矣薄情郎當血嗽不止時亦曾記昔年舟中灑血矢盟否也

榜人

見卷八彭海秋

膝行

見卷一畫皮

冠蓋

見卷四金和尚

中表

見卷二蓮香

尺一書

見卷二巧娘

閨人

見卷三魯公女

虺蜮

見卷八

爾雅虺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注一名反鼻虫此自一種蛇也

李十郎

蔣防霍小玉傳大歷中李生名益年三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候試於天官每欲得佳偶長安媒妁十一娘引至霍小玉

家玉故霍玉女玉薨易姓鄭氏見生極其歡愛誓不相舍生至家太夫人已與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小玉悵快成疾生入城就親潛下靜所不令人知一日與友人詣崇敬寺忽有一豪士揖之曰公非

去此不遠但願一過生與同行至鄭曲欲同豪士推入門內報曰來矣玉聞生至起曰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汝妻妾不安遂絕月餘生就禮於盧氏忽帳外叱叱作聲視之見一男子藏

身映幔連招盧氏後旬日生自外歸盧方鼓琴忽見自門拋一班犀細花合子內有同心結鑒於盧氏懷中生怒詰之盧氏終不自明生暴加捶楚訟於公庭而遣之